

拉美政治

福音派在巴西的扩张及其政治影响

刘婉儿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巴西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天主教国家。但其实早在20世纪下半叶，该国宗教领域的力量对比已开始发生变化，突出表现在基督教福音派利用巴西现代化进程中滋生的弊病及该国天主教会的制度弱点不断发展壮大。有分析认为，巴西福音派信徒数量或将在21世纪30年代赶超天主教徒。福音派势力的持续上升不仅改变了巴西宗教领域的面貌，而且使得该国政教关系愈发紧密、微妙。以五旬节派为代表的巴西福音派信徒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便积极投身政坛，不断扩大在立法、行政部门的影响力，并在2018年“亲福音派人士”博索纳罗当选总统后，开始以更积极的方式渗入国家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鉴于此，本文拟结合巴西的经济与社会背景、政治制度及政治文化，对该宗教群体的崛起过程、参政形式、政策主张、未来发展趋势等进行分析。本文认为，至少在中期内，巴西福音派将凭借对其有利的外部环境进一步扩大信众基础，进而持续改变巴西政坛的力量对比。另外，该国福音派活动主要围绕保守的基督教价值观及教会利益展开，可能助推巴西保守主义的发展，并不可避免地滋生腐败、庇护主义等一系列问题，成为巴西政治发展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变量。

关键词：巴西 政教关系 福音派 五旬节派 保守主义

作者简介：刘婉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研究实习员。

中图分类号：B911，D7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2021)02-0042-22

天主教长期在巴西宗教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但近来却愈发受到基督教福音派的冲击挑战。该国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①，巴西天主教徒数量自有记录以来首次出现下降，在 2000—2010 年间下降 1.3%，占总人口比重从 1970 年的 91.8% 跌至 2010 年的 64.6%；与之相对，巴西福音派发展迅猛，是该国近年来势头最盛的宗教群体，其信徒数量在 2000—2010 年间增长 61.4%，占总人口比重从 1970 年的 5.2% 升至 2010 年的 22.2%（见图 1）。根据巴西民调机构 Datafolha 于 2020 年 1 月发布的数据，福音派信徒占该国总人口比重已达 31%，天主教徒占比则降至 50%。^② 皮尤研究中心、“拉美晴雨表”等调查机构的数据均印证了巴西宗教领域的这一变化趋势。^③ 有学者认为，若该趋势得以延续，巴西福音派与天主教信徒数量将在 2030 年持平。^④ 此外，根据民调机构 Datafolha 于 2016 年年末进行的统计，该国 44% 的福音派信徒为天主教徒改宗而来。^⑤ 英国宗教社会学家保罗·弗雷斯顿（Paul Freston）在其著作中亦提到，拉美福音派的扩张很大程度上是以天主教徒数量下降为代价的。^⑥

值得注意的是，巴西福音派的影响并不限于宗教、文化领域，部分福音派教会日益扩大的政治参与使得该宗教群体的政治影响力不断提升，近年来屡次在关键时刻扮演重要角色。例如，在 2016 年弹劾时任总统罗塞夫及 2018 年博索纳罗当选总统的过程中，福音派均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不少学者曾指出，“巴西一直是宗教性国家”“难以在该国的宗教、政治间划分清晰的边界”。^⑦ 这一政治、文化传统为巴西福音派介入和参与政治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

① 巴西人口普查每 10 年进行一次，2010 年人口普查信息为笔者在写作时能掌握到的最新信息。

② Anna Virginia Balloussier, “Cara Típica do Evangélico Brasileiro é Feminina e Negra, Aponta Datafolha”, em *Folha de São Paulo*, January 13, 2020. <https://www1.folha.uol.com.br/poder/2020/01.2020-01-14>

③ Pew Research Center, “Religion in Latin America: Widespread Change in a Historically Catholic Region”, November 13, 2014. <https://www.pewforum.org/2014/11/13/religion-in-latin-america>; Latinobarómetro, “El Papa Francisco y la Religión en Chile y América Latina”, Enero 2018. <https://www.cooperativa.cl/noticias/site/artic/20180112/asocfile/20180112124342.pdf>. [2020-01-13]

④ Lamia Oualalou, “El Poder Evangélico en Brasil”, en *Nueva Sociedad*, No. 260, 2015, pp. 122-133.

⑤ Datafolha, “Perfil e Opinião dos Evangélicos no Brasil - Total da Amostra”, Dezembro de 2016. <http://media.folha.uol.com.br/datafolha/2016/12/28>. [2020-01-13]

⑥ Paul Freston, *Evangélicos and Politics in Asia,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4.

⑦ Ari Pedro Oro, “A Política da Igreja Universal e Seus Reflexos nos Campos Religiosos e Políticos Brasileiros”, em *Revista Brasileira de Ciências Sociais*, Vol. 18, No. 53, 2003, pp. 53-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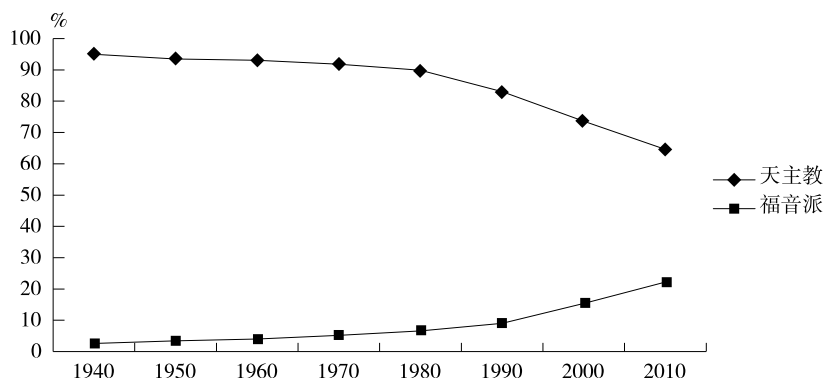


图1 1940—2010年天主教及福音派信徒占巴西总人口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巴西地理统计局网站数据绘制。<https://www.ibge.gov.br/>。[2020-01-13]

鉴于巴西福音派在政治上日趋重要的影响力，本文将对该宗教群体的崛起过程、参政形式、政策主张、未来发展趋势等进行分析，以对巴西部分群体的政治行为及该国政局走向形成更清晰、准确的把握。

一 巴西福音派的发展历程

自16世纪欧洲新教徒首次踏足巴西以来的数百年发展历程中，多个福音派教会逐渐本土化，并于20世纪中后期依托巴西现代化浪潮中被边缘化的中下阶层迅速扩张，成为该国宗教领域毋庸置疑的主角之一。

（一）新教的传入及五旬节运动的推进

世界范围内，学者们对于福音派的定义、分类并不完全一致。在巴西，福音派主要包括卫理公会、路德宗、长老宗、浸礼宗等传统新教宗派（Evangélicas de Missão）及五旬节派（Evangélicas de Origem Pentecostal）。其中，五旬节派在巴西福音派中信众最多、影响力最大。不同于天主教，新教将《圣经》作为最高信仰准则，不承认罗马教皇的权威。五旬节派则在遵循新教传统教义的基础上，更强调圣灵恩赐，即圣灵会降临在虔诚的信徒身上，赋予其预言、说方言、治愈疾病等能力。^① 五旬节派通常更受中下层民众欢迎，并与天主教保守派及其他保守的政治势力站在同一阵线。16世纪，欧洲

^① Pablo Semán, “¿Quiénes Son? ¿Por qué Crecen? ¿En qué Creen?—Pentecostalismo y Política en América Latina”, en *Nueva Sociedad*, No. 280, 2019, pp. 26-46.

新教徒首次踏足巴西。19世纪，卫理公会、路德宗、长老宗等多个新教宗派均在巴西建立了教会，真正在该国扎下根来。直至20世纪上半叶，巴西福音派均以传统新教宗派为主，其信徒多为外国移民，且大都来自中上阶层，覆盖面有限，影响力不及天主教。^①20世纪初，发轫于美国社会底层的五旬节运动蔓延至巴西。20世纪下半叶起，巴西五旬节派依托弱势群体迅速发展壮大，逐渐在该国福音派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天主教在巴西的优势地位，现已成为巴西政治、社会、宗教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

保罗·弗雷斯顿将20世纪五旬节派在巴西的扩张分为三波浪潮：第一波始于20世纪头10年，以欧洲裔美国人创立的巴西基督教会（1910年成立）、神召会（1911年成立）为代表，强调以说方言为标志的圣灵洗礼，但受众有限；第二波始于50年代，以美国人创立的四方福音教会（1951年成立）、巴西人创立的巴西基督五旬节教会（1955年成立）及“上帝就是爱”五旬节教会（1962年成立）为代表，强调圣灵洗礼、神迹医治、驱魔，注重在电影院、体育场等世俗场所传播宗教信息，并首次尝试以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传教，信徒数量开始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且源于美国的巴西五旬节派逐渐本土化。四方福音教会之后，再无外国教会能在该国有重大发展，许多原为外国人创立的大型教会也逐渐为巴西人掌控；第三波始于70年代末，以神国普世教会（1977年成立）为代表。^②有学者认为，第三波浪潮中成立的教会在神学主张及组织管理模式上均有别于传统五旬节派，例如，尤为推崇“成功神学”、采用企业化组织结构等，遂称其为“新五旬节派”。^③

进入21世纪，五旬节派持续快速发展。劳工党（PT）执政时期（2003—2016年），巴西政府慷慨的社会福利政策使得大批贫困阶层上升至中产阶级下层，这一实现了阶级流动、但仍具有较大经济脆弱性的庞大群体成为五旬节派的重要信众来源。2015—2016年，巴西政治经济形势陷入动荡，民众在危机时刻更趋保守，五旬节派信众数量进一步上升。

根据巴西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五旬节派信徒约占福音派信众的60%、占该国总人口的13.3%，较10年前增长显著；而传统新教宗派信徒仅占国家

^① Christina Queiroz, “Fé Pública”, em *Revista Pesquisa Fapesp*, Ed. 286, 2019, pp. 12 - 19.

^② Paul Freston, “Neo - Pentecostalism in Brazil: Problems of Definition and the Struggle for Hegemony”, in *Archives de Sciences Sociales des Religions*, No. 105, 1999, pp. 145 - 162.

^③ Ari Pedro Oro, “Neopentecostalismo”, Paper presented at the XXIV Congress of the SISR, Toulouse, 1997.

总人口的4%，甚至不及10年前的4.1%。^①可见，巴西福音派的扩张主要得益于五旬节运动的成功。

(二) 福音派崛起的内外因素：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需求与福音派的调适性

福音派，尤其是五旬节派的发展壮大是内外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巴西的经济及社会文化变革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产生了相应的社会需求。另一方面，福音派恰好能推出契合社会新需求的教义、组织结构及宣传方式，从而自缓慢发展阶段（20世纪50年代以前）迈入蓄势发展阶段（20世纪50—70年代）及高速增长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起）。

从时代及社会背景看，巴西工业化战略不当导致国家经济长期在增长与衰退的周期中循环往复，并带来了严重的贫富差距及社会鸿沟。20世纪30年代，巴西开始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逐步建立起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大大增强了民族经济实力。但该模式具有明显的内向型特征，随着工业化进程深入，生产规模扩大与国内市场狭小、高度保护与效率低下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②60年代初，巴西经济陷入衰退。其后，军政府掌权（1964—1985年），开始调整发展模式，重视出口，放宽对外资及外企的限制，促成了1968—1973年的“巴西经济奇迹”。但与此同时，巴西经济对外依附性加深，部分重要经济部门被外资控制。加之政府实行负债发展战略，随着70年代末的石油危机冲击及80年代初的国际银行利率提高，巴西贸易收支状况日渐恶化，外债总额迅速增加，于1982年年底陷入了由债务危机引发的深刻经济危机，堕入“失去的10年”。普通民众生活水平不仅在经济衰退期急剧下降，在高速增长阶段也难有改善。军政府时期遵循的“先增长、后分配”理念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极度悬殊，1964—1974年间（包含“经济奇迹”时代），占人口10%的最富有者获利75%，而占人口50%的最贫穷者获利不到10%。^③巴西绝大多数人口并未从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中获得多少好处，逐渐拉大的贫富差距与阶级鸿沟成为长期制约国家发展的结构性问题。

再者，由工业化催生的城市化出现超前过速，引发严重社会问题。20世纪50年代，巴西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1950—1975年间，城市人口年均

^① IBGE, *Censo Demográfico 2010, Características Gerais da População, Religião e Pessoas com Deficiência*, Rio de Janeiro: IBGE, 2010, p. 99.

^{②③} 吴洪英著：《巴西现代化进程透视——历史与现实》，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年，第87页，第107—108页。

增长率超4%。^① 70年代中期，巴西制造业就业人口仅占总就业人口的20%，城市人口却已占总人口的61%。城市过度膨胀导致基础设施、生活服务条件和就业机会等不能满足民众需要^②，大量贫困人口及农村移民聚居在城市边缘的贫民窟，饱受孤独、贫困、暴力、犯罪等问题困扰，其原有价值观、社会规范及社会关系亦遭削弱、破坏，新的价值共识与信仰体系亟须建立。

在边缘群体亟需信仰支撑时，拉丁美洲天主教会曾于20世纪60年代发展出解放神学，主张穷人优先，关注社会公平正义。当时，巴西天主教会堪称拉美最激进的天主教会，其神职人员于20世纪70年代在底层民众中组建了约十万个基层宗教社团，一边传播福音，一边引导穷人以社会实践寻求自我解放。部分社团甚至在法国神父勒布雷特（Lebret）的人道主义经济学、伊曼纽尔·穆尼尔（Emmanuel Mounier）的“个人至上”社会主义以及古巴革命的影响下，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分析工具和行动指南，推出了旨在创建社会主义的政治运动。^③

然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上述思潮及运动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外部的警惕与打压。第一个压力来自天主教会内部。当保守的保罗二世于1978年当选教宗后，罗马天主教会一改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1962年10月至1965年12月）后确立的开放姿态，转向保守，认为解放神学威胁到既有秩序，对多名解放神学一脉的主教及基层宗教社团活动进行遏制打压。第二个压力来自美国政府，这是冷战背景下意识形态之争渗透到神学领域的具体表现。^④ 美国领导人在冷战伊始就宣称，“苏联共产主义和自由世界之间的冲突是一场宗教冲突”，认为“在宣传保卫西方文明与基督教、反对无神论的苏俄方面，宗教是关键的宣传工具”。美国著名福音派布道家葛培理也宣称：“世界已分裂为两大阵营，其中一方是我们所看到的共产主义，其宣称反对上帝、反对圣经、反对所有宗教！”^⑤ 在此背景下，结合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解放神学必然遭到美国政界及宗教界不遗余力的攻击。1980年5月，美国共和党的专家小

① UN,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11 Revision”, 2012. https://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publications/pdf/urbanization/WUP2011_Report.pdf. [2020-03-02]

② 吴洪英著：《巴西现代化进程透视——历史与现实》，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年，第262-263页。

③ [法] M. 路埃著，张金鉴译：《马克思主义与解放神学（三）》，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96年第4期，第87-92页。

④ 彭琦：《美国天主教新保守主义的兴衰》，载《美国研究》，2009年第3期，第92-115页。

⑤ 贾付强：《冷战时期的美苏宗教外交》，载《公共外交季刊》，2015年第1期，第36-42页。

组起草了一份文件，称“美国的外交政策必须开始同解放神学相对抗，而不只是一般地作出反应”，该文件后来成为总统里根的基本政治“入门”。^①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统治集团与以基要派为主的基督教右翼教会联合，一边支持新教宗派尤其是敌视社会主义及民族解放运动的教会向拉美大规模渗透，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拉美福音派的发展；一边与传教士密切联系，以获取相关情报、打压解放神学、破坏工人及农民运动等。此外，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共产主义革命退潮，马克思主义渐渐淡出拉美民众的想象。加之巴西已恢复民主制，政党、工会等组织的势力愈发强大，该国天主教会开始重新审视自身定位，并兴起新保守主义运动，主张更多地关注宗教事务、限制政治参与。因此，虽然解放神学的重要原则已在广大拉美信徒，尤其是底层民众心中扎根，但整体看，拉美解放神学现处于低潮阶段^②，天主教亦难以在弱势群体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

反观福音派，它始终以“问题解决者”的形象出现，在公权力缺失的城市边缘地带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宗教选择。与带有一定革命色彩的解放神学不同，福音派倾向于引导信众适应社会。且相较于公共事务，福音派更加关注私人事务，关注个人的皈依、拯救与转变，并强调宗教体验的强度和直接性，其宗教仪式往往充满精神力量，而这种精神力量正是促使其发展壮大的重要驱动力。^③从具体教义及日常活动看，首先，巴西福音派尤其是新五旬节派推崇“成功神学”，认为物质财富是上帝仁慈的象征及对上帝忠诚的证明，贫困则意味着信仰缺失。各教会均以此引导信徒相信上帝、努力工作，并根据圣经戒律重新规范信徒的行为及世界观，敦促其戒除吸毒、酗酒、赌博等恶习，引导其在社会、道德议题上采取保守立场，以获得更好的物质生活。这不仅对低收入阶层极具吸引力，也为部分渴望物质成功的中产阶级所接受。福音派还强调，虔诚的祷告可帮助驱逐魔鬼、获得神的医治，满足了弱势群体的迫切需求。其次，福音派教会以团结、热情著称，教会成员通常把新加

① [法] M. 路埃著，张金鉴译：《马克思主义与解放神学（六）》，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97年第1期，第79-86页。

② 刘承军：《“解放神学”死亡了吗？》，载《拉丁美洲研究》，2007年第1期，第62-67页。

③ Daniel H. Levine, “The Future of Christianity in Latin America”, Paper presented at a workshop on “Trajectories in Modern Christianity” held at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February 2007.

入者安排在亲密的小型团体中，并时常在信徒家中聚会^①，以建立紧密的私人情感纽带，在物质和精神上互帮互助。再次，教会常在母亲节、圣诞节等重大节日期间举办活动，使得宗教场所成为许多孤独无依者唯一的消遣娱乐场所。^②而且，教会常为信徒提供就业、教育、卫生等各类资源，例如，帮助信徒求职，提供技能培训、医疗保健、托儿等服务，以帮助信徒解决经济与家庭困难。^③总体看，巴西福音派在教义及日常活动方面非常贴近生活实际，旨在通过宗教服务为穷人及农村移民提供符合城市生活的价值观，帮助其重建身份认同、社会关系网及心理安全感，以对抗贫病、孤独与迷茫。加之福音派善于吸纳当地传统宗教元素，其教义与“民间天主教”（Catolicismo Popular）不乏相似之处，比如关于神秘体验、奇迹、邪灵、魔鬼的信仰等，因此更有利于信徒向福音派转移。^④

巴西福音派的发展还归功于其组织管理模式和宣传方式。从组织管理模式看，第一，部分福音派教会（以神国普世教会为代表）采取集权化、垂直化组织结构，上层神职人员的决定不容置喙，大大简化了决策程序，加快了工作进度。且教会领导者集中管理教会全部资源，可自由抽调大量资金兴建教堂、聘请全职牧师、提供高频次宗教服务、增派传教士、收购电台及电视台，有助于迅速扩张。第二，许多福音派教会采用企业化管理模式，遵循市场营销规则，所输出的各式宗教产品与服务既能满足不同群体需求，又能塑造社会偏好，具有极强的灵活性、适应性及针对性。例如，巴西现已成立专门针对冲浪、足球爱好者的福音派教会。第三，福音派教会向信徒征收什一税，宣扬信仰和牺牲是通向物质财富的道路。信徒则视什一税为一项能获得回报的投资，日后如遇紧急情况，可寻求教会帮助，因此都乐意缴纳，为教会扩张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第四，福音派普遍讲求“教堂内的直接实践”，对牧师的神学理论水平要求不高，牧师选拔培养程序相对简单。以神国普世教会为例，主教埃迪尔·马塞多（Edir Macedo）反感教会过度学术化，

^① Ricardo Mariano, “Crescimento Pentecostal no Brasil: Fatores Internos”, em *Revista de Estudos da Religião*, Dezembro, 2008, pp. 68 – 95.

^② Lamia Oualalou, “El Poder Evangélico en Brasil”, en *Nueva Sociedad*, No. 260, 2015, pp. 122 – 133.

^③ Carlos Malamud, “La Expansión Política de las Iglesias Evangélicas en América Latina”, en *Real Instituto Elcano*, November 26, 2018. http://www.realinstitutoelcano.org/wps/portal/rielcano_es. [2020 – 01 – 15]

^④ Ricardo Mariano, “Sociologia do Crescimento Pentecostal no Brasil: Um Balanço”, em *Perspectiva Teológica*, Ano. 43, No. 119, 2011, pp. 11 – 36.

批评基督教“理论太多，实践太少；神学太多，力量太少”。该教会对牧师的要求仅为“皈依、奉献、为上帝工作的意愿”，评判好牧师的标准是能否为教会带来更多信众及资金，极富实用主义色彩。^①因此，相较于天主教，福音派可在相同时间内培养更多牧师，为教会扩张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另外，有意成为牧师的人也可自立门户，导致巴西福音派涌现出不少魅力型领袖，对民众产生巨大吸引力。

从宣传方式看，福音派善于通过媒体及娱乐业扩展影响力。20世纪40年代，巴西福音派开始利用广播电台传播宗教信息。^②这不仅成本低廉，还能覆盖大部分中下阶层。如今，福音派领袖拥有覆盖全国的媒体网络，包括广播电台、电视台、报纸杂志等，神国普世教会主教埃迪尔·马塞多甚至拥有全国第二大电视台 Rede Record。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及新媒体的发展，巴西福音派宣传手段进一步丰富，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宣传网络。埃迪尔·马塞多及其外甥马塞洛·克里韦拉（Marcelo Crivella）、神召会牧师西拉斯·马拉法亚（Silas Malafaia）等福音派著名领袖在“脸书”（Facebook）上拥有超200万“粉丝”。该宗教群体还创建了 Faceglória 等社交网站，意图抗衡“脸书”在巴西的影响力。娱乐业方面，该国福音派现拥有上百家唱片公司。^③这既为教会创造了大量营收，又大大加速了福音传播。

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巴西福音派已拥有4230万信徒。^④且该数字仍在不断增长之中，如此庞大的信众群体为其进军政坛提供了坚实基础。

二 巴西福音派的政治参与

正如巴西宗教学学者莱昂尼多·坎波斯（Leonildo Campos）所言，随着

^① Ricardo Mariano, “Crescimento Pentecostal no Brasil: Fatores Internos”, em *Revista de Estudos da Religião*, Dezembro, 2008, pp. 68–95.

^② Paul Freston, *Protestantes e Política no Brasil: da Constituinte ao Impeachment*, Tese de Doutorado Apresentada ao Departamento de Ciências Sociais do Instituto de Filosofia e Ciências Humanas da Universidade Estadual de Campinas, 1993, p. 137.

^③ Felipe Pena, “Religion: Evangelicalism in Brazil”, in *Americas Quarterly*, New York: Americas Society/Council of the Americas, Summer 2012.

^④ IBGE, *Censo Demográfico 2010, Características Gerais da População, Religião e Pessoas com Deficiência*, Rio de Janeiro: IBGE, 2010, p. 92.

教会占领的社会空间成倍增长，教会政治化将是水到渠成的过程。^① 巴西福音派在实力壮大后，便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与巴西天主教会通过压力集团影响政治决策的方式不同，福音派选择推举教会官方候选人参选公职，这种直接参政方式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巴西的政教关系，使宗教的政治地位更加显性。^②

（一）福音派参政态度从消极到积极的转变及其缘由

巴西福音派政客最早出现在第一共和国时期（1889—1930年）。当时，巴西开始实行政教分离，天主教特权丧失，有少数新教徒当选州长、市长、议员等职。^③ 但那时的公职选举其实均被操纵，这些人的当选与宗教身份无任何关联，只是因其来自富有的农场主家庭，能代表寡头及统治集团利益。因此，严格来说，第一共和国时期，巴西福音派并无实质性政治参与。^④

巴西福音派真正有意识地参政始于20世纪30年代。彼时，巴西第一共和国终结，“瓦加斯时代”开启，相对宽松的选举制度得以出台，且瓦加斯政权为争取天主教会支持，有意恢复其部分权力。在此背景下，巴西福音派联盟号召信众有效参政。1933年，一名卫理公会牧师当选制宪大会成员。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大部分福音派教会仍远离政坛，认为“信徒不应搅乱政治”“牧师卷入党派斗争恐影响其履行宗教职责”。^⑤ 加之巴西在1964—1985年间处于军政府统治之下，普通民众参政渠道被阻断。据不完全统计，1933—1987年制宪大会成立前，信奉福音派的国会议员累计仅有50人。^⑥

20世纪80年代中期，巴西开启再民主化进程，为各方势力投身政坛提供

① Leonildo Silveira Campos, “Os ‘Políticos de Cristo’ – Uma Análise do Comportamento Político de Protestantes Históricos e Pentecostais no Brasil”, em Joanildo Burity e Maria das Dores Campos Machado (eds.), *Os Votos de Deus: Evangélicos, Política e Eleições no Brasil*, Recife: Massangana, 2006, pp. 29–90.

② 周燕:《基督教福音派在巴西制度化政治中的参与及其影响》,载《世界宗教文化》,2019年第3期,第60–67页。

③ Leonildo Silveira Campos, “Os ‘Políticos de Cristo’ – Uma Análise do Comportamento Político de Protestantes Históricos e Pentecostais no Brasil”, em Joanildo Burity e Maria das Dores Campos Machado (eds.), *Os Votos de Deus: Evangélicos, Política e Eleições no Brasil*, Recife: Massangana, 2006, pp. 29–90.

④ Paul Freston, *Protestantes e Política no Brasil: da Constituinte ao Impeachment*, Tese de Doutorado Apresentada ao Departamento de Ciências Sociais do Instituto de Filosofia e Ciências Humanas da Universidade Estadual de Campinas, 1993, p. 153.

⑤ Leonildo Silveira Campos, “Os ‘Políticos de Cristo’ – Uma Análise do Comportamento Político de Protestantes Históricos e Pentecostais no Brasil”, em Joanildo Burity e Maria das Dores Campos Machado (eds.), *Os Votos de Deus: Evangélicos, Política e Eleições no Brasil*, Recife: Massangana, 2006, pp. 29–90.

⑥ Paul Freston, *Protestantes e Política no Brasil: da Constituinte ao Impeachment*, Tese de Doutorado Apresentada ao Departamento de Ciências Sociais do Instituto de Filosofia e Ciências Humanas da Universidade Estadual de Campinas, 1993, pp. 160–166.

了宽松、有利的外部环境，激起了社会各界重塑该国政治文化、创建新型大众参政形式及公共管理模式的意愿。以五旬节派为代表的巴西福音派开始有组织、大规模地进军政界，号召“兄弟投票给兄弟”。福音派这一态度转变有两重考虑。一是为了维护教派权益：既希望再民主化后颁布的新宪法能明确巴西处于“上帝的保护下”，以对抗共产主义及无神论的威胁；又不希望天主教成为官方宗教，以在法律上获得与天主教平等的地位，摆脱政治、文化上的屈从。二是受神学主张驱动：传统五旬节派信奉“千禧年前论”，认为耶稣基督将在千禧年前再临世界，终结世间苦痛，因此他们被动地接受世俗的不公和个人的苦难，拒绝政治、社会参与；而20世纪70年代末发展起来的新五旬节派使得“千禧年后论”日益盛行，该主张认为耶稣基督在千禧年后才能复临，因此被动地等待没有意义，应以强烈的现实关怀和积极的政治、社会扩张为基督再临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①

（二）福音派参政形式与策略：充分整合教会资源与党派资源

受上述新理念影响，部分巴西福音派教会积极投身政治，并通过整合教会资源、开拓党派资源，发展出一套以组织参与为主导的、独具特色的参政模式。该模式在巴西碎片化的政党制度及低门槛的选举制度间接助推下大获成功。

众多福音派教会中，参政最积极的有神召会、神国普世教会、四方福音教会等。其中，神国普世教会在1997年便形成一套与其垂直化、集权化管理模式相适应的组织动员方式：公职选举前，该教会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年满16周岁的信徒注册成为正式选民，并详细调查全国信众数量、所属选区等信息，明确可资利用的竞选资本；随后，主教们将根据调查数据确定每个选区的最佳候选人数量及具体名单，以免选票被稀释；接下来，将通过媒体、集会、礼拜等形式进行宣传^②。有时，主教或牧师会在礼拜结束后向信众介绍教会官方候选人，若候选人缺席，祭坛上则会打出印有其照片的横幅；主教和牧师还会教导信徒使用电子投票器，有的甚至会在教堂大厅内放置一个真实的投票器以供练习；教会官方候选人一旦当选，须在任期内服从教会利益，

^① Claudia Zilla, “Die Evangelikalen und die Politik in Brasilien: Die Relevanz des Religiösen Wandels in Lateinamerika”, Berlin: SWP, 2019.

^② 巴西《选举法》规定，不得在宗教场所进行竞选宣传，且电影院、俱乐部、购物中心、体育馆等公共场所亦普遍禁止竞选宣传。但该法令很模糊，未明确何种活动构成竞选宣传，因此在实际执行中有相当大的余地。即便有关部门收到指控，大多也会因缺乏证据（纪录宣传内容的照片、音频或视频）等原因而不提起诉讼。

否则很可能在下一届选举中因失去教会支持而败北。^① 这套高效的参政模式引发了其他福音派教会效仿，不少教会纷纷推出官方候选人，或有选择地给予其他候选人正式支持。可见，于大多数福音派信徒而言，参政并非个人行为，而是组织行为。相比之下，他们的最大竞争对手天主教会禁止推举官方候选人，这使得福音派信徒在选举中更具优势。

在此基础上，巴西福音派注重将宗教领域的话语体系引入政治领域，推出了许多关于公共道德、政治道德的论述，以“道德危机”的旗帜吸引信众。在社会、道德议题上，福音派比天主教更保守，更强烈地反对人工节育、堕胎、同性恋、婚外性行为、饮酒等，并将对生活、家庭、性等问题的焦虑带入政治^②，成功动员了具有保守道德观的信徒。巴西福音派还善用政治腐败做文章，声称“是魔鬼导致了腐败、不道德行为及违法行为”“魔鬼被安置在国会内，制定了错误、不公的法律”，宣扬“教会能帮助驱散政治中的邪恶力量”，呼吁“不要投票给为撒旦服务的政客”“应选出敬畏主耶稣的男女”，从而将大量宗教意象引入政坛。因此，对于忠实的福音派信徒而言，投票不仅是公民行为，更是一种具有准宗教意义的行为。^③ 加之福音派教会与信众的情感联结更为紧密，信徒又大都来自中下阶层，消息来源相对闭塞，教会往往能得到相当程度的支持。根据巴西民调机构 Datafolha 的数据，44% 的巴西福音派信徒支持宗教领袖参选政治职位，而在其他宗教群体中，这一比重仅有 31%^④；且 16% 的巴西福音派选民曾为教会指定的官方候选人投票（在五旬节派和新五旬节派中，这一比重分别达到 18% 和 28%），而在全体选民中这一比重仅有 9%。^⑤ 有学者分析了 2002 年巴西大选投票情况，发现福音派候选人确能凭借其宗教信仰有效动员福音派选民。^⑥

① Ari Pedro Oro, “A Política da Igreja Universal e Seus Reflexos nos Campos Religiosos e Políticos Brasileiros”, em *Revista Brasileira de Ciências Sociais*, Vol. 18, No. 53, 2003, pp. 53 – 69.

② Chayenne Polimédio, “How Evangelical Conservatives Are Gaining Power in Brazil”, in *Foreign Affairs*, March 7, 2019.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brazil/2019-03-07>. [2020-01-17]

③ Ari Pedro Oro, “A Política da Igreja Universal e Seus Reflexos nos Campos Religiosos e Políticos Brasileiros”, em *Revista Brasileira de Ciências Sociais*, Vol. 18, No. 53, 2003, pp. 53 – 69.

④ Datafolha, “Perfil e Opinião dos Evangélicos no Brasil – Total da Amostra”, Dezembro de 2016. <http://media.folha.uol.com.br/datafolha/2016/12/28>. [2020-01-13]

⑤ Datafolha, “Religião e Comportamento Eleitoral”, Setembro de 2017. <http://media.folha.uol.com.br/datafolha/2017/10/26>. [2020-01-13]

⑥ Simone R. Bohn, “Contexto Político-Eleitoral, Minorias Religiosas e Voto em Pleitos Presidenciais (2002 – 2006)”, em *Opinião Pública*, Vol. 13, No. 2, 2007, pp. 366 – 387.

除宗教资源外，参政的福音派信徒还须依托政党。虽然没有任何巴西政党与福音派存在名义上的隶属关系，但部分政党实际上却处于福音派教会的政治控制之下。与福音派联系最紧密的党派分别是基督教社会党（PSC）和巴西共和党（PRB）。基督教社会党成立于1985年，1990年在高等选举法院完成注册。该党遵循传统的基督教价值观，与神召会保持着紧密的政治联系，其党主席、神召会牧师埃韦拉尔多·佩雷拉（Everaldo Pereira）曾参加2014年巴西总统选举。^①巴西共和党成立于2003年，2005年在高等选举法院完成注册。神国普世教会主教马塞洛·克里韦拉为该党创始人之一，且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中约2/3的成员与神国普世教会保持着密切联系。^②在2014年及2018年国会选举中，巴西共和党分别有15名及20名福音派信徒当选议员，为所有党派之最。^③

此外，巴西福音派信徒也广泛分布在其他政党中，与不同政治势力展开合作，进一步提升了该宗教群体的政治议价能力。一般而言，巴西福音派政客大都加入中右翼或右翼政党，并通常选择纪律较为宽松的中小政党，以免宗教议程与政党议程相冲突。而该国的政党制度与选举制度特点恰好使中小党派及福音派候选人有不小的获胜机会。

以众议院选举为例，巴西法律规定，参选众议员仅有公民身份、年龄、居住地、政党隶属关系等基本要求^④，门槛较低。选举过程实行开放名单比例代表制，即选民既可为个人投票，也可为政党投票。议会席位首先根据政党得票总数（包括该党得票数及该党所有候选人得票总数）分配给不同党派，再根据个人得票数分配给具体候选人。而巴西政党大都纪律松散、纲领模糊，除劳工党外，选民党派归属感不强，大都倾向于投票给个人，这容易削弱党派权威、加剧党内分裂、催生个人主义。^⑤与此同时，选区以州为单位，规模庞大，同一选区参选人众多，竞争激烈。这一方面加剧了

① Claudia Zilla, “Die Evangelikalen und die Politik in Brasilien: Die Relevanz des Religiösen Wandels in Lateinamerika”, Berlin: SWP, 2019.

② Fábio Lacerda y José Mário Brasiense, “Brasil: la Incursión de los Pentecostales en el Poder Legislativo Brasileño”, en José Luis Pérez Guadalupe y Sebastian Grundberger (eds.), *Evangelicos y Poder en América Latina*, Lima: Instituto de Estudios Social Cristianos and Konrad Adenauer Stiftung, 2018, pp. 141 - 179.

③ DIAP, *Radiografia do Novo Congresso: Legislatura 2019 - 2023*, Brasília: DIAP, 2018, pp. 114 - 117.

④ Lei N° 9504, 30 de setembro de 1997.

⑤ Ryan Gibb and Pedro dos Santos, “The Politics of Religion: The Rise of Evangelical Movements in Uganda and Brazil”, Paper presented at the 67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The Palmer House Chicago, IL., April, pp. 4 - 7.

政坛碎片化，导致国会内部小党林立，例如，2018年众议院选举中，有些所获票数未达总票数0.4%的小党也可获得议席；另一方面使得候选人竞选成本高昂，普通民众亦缺乏足够信息来甄别不同的候选人和政党联盟。在此背景下，有教会资源作保障（包括资金保障、媒体宣传、信众基础等）的人选往往可以更低成本崭露头角。有学者研究发现，五旬节派候选人的平均竞选成本比其他参选人低，其中，神国普世教会候选人的平均竞选成本最低。^①

（三）福音派参政结果：成为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

得益于上述策略与制度背景，巴西福音派政客不断在立法、行政部门扩张势力，成为巴西政坛中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巴西福音派国会议员数量呈总体上升趋势。在1987年成立的制宪大会中，有32名福音派信徒。^②在第56届（2019—2023年）国会中，有92名福音派信徒（巴西国会共有594名议员）；且在2018年众议院选举中，有9名福音派成员的得票数位居所属选区榜首；其中，总统博索纳罗之子爱德华多·博索纳罗（浸信会信徒）为巴西有史以来得票数最高的众议员。^③2019年，福音派信徒占全体国会议员的15%，比2010年增加7个百分点，天主教徒占比则从2010年的60%降至53%。^④福音派信徒于2003年成立了一个跨党派议员团体——福音派议员阵线。除福音派成员外，该阵线还联合了天主教保守派等，现有成员近200人，大大提升了国会内部保守主义的力量。同时，保守的宗教势力与农业、军火集团保持着长期密切的同盟关系，众议院中著名的“3B联席”（3个“B”分别代表“Bíblia”“Boi”“Bala”，分别意为“圣经”“牛”“子弹”）成员数量约占众议员总数的43%。农业和军火集团通常在道德议题上与福音派站在同一阵线；福音派则在土地、环境议题上支持农业企业，并主张严打犯罪、放宽枪支管制等，符合军火商的利益。

^① Fábio Lacerda, “Assessing the Strength of Pentecostal Churches’ Electoral Support: Evidence from Brazil”, in *Journal of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 Vol. 10, No. 2, 2018, pp. 3–40.

^② Paul Freston, *Evangelicals and Politics in Asia,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4.

^③ DIAP, *Radiografia do Novo Congresso: Legislatura 2019–2023*, Brasília: DIAP, 2018, pp. 113–114.

^④ Chayenne Polimédio, “How Evangelical Conservatives Are Gaining Power in Brazil”, in *Foreign Affairs*, March 7, 2019.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brazil/2019-03-07>. [2020-01-19]

表1 巴西国会福音派议员数量

2003—2007年	2007—2011年	2011—2015年	2015—2019年	2019—2023年
约50人	36人 ^a	73人	78人	92人

注：a 受腐败丑闻影响，该届国会中福音派议员数量大幅下降。

资料来源：根据巴西跨工会议会咨询部门网站数据绘制。https://www.diap.org.br/. [2020-01-19]

巴西福音派的活动不仅限于立法机关，也有不少信徒向行政职位发起冲击并取得成功。例如，神国普世教会领袖马塞洛·克里韦拉于2016年打败巴西民主运动党（MDB）等传统大党的候选人，当选巴西第二大城市里约热内卢市市长，这被视为该国保守思潮回归、宗教势力上升的重要风向标。

另外，福音派不断扩大的政治影响力日益使其成为各派势力争相拉拢的对象。1997年，巴西社会科学学者若阿尼尔多·布里蒂（Joanildo Burity）在其著作中写道，“在言论和战略上无视宗教团体的政党和候选人将面临使选举复杂化或不可行的严重风险”。^①自2002年巴西大选开始，讨好福音派的同时不触怒天主教徒和无神论者已成为所有候选人的竞选策略。^②一些参选人甚至在竞选机构内设立“福音委员会”，就连部分价值观与福音派信仰相悖的左翼政党也公开争取福音派选票。例如，左翼的劳工党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福音派保持着良好关系：该党在2002年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获得了神召会和神国普世教会的支持；2006年大选中继续注重争取福音派选票，该党籍的前总统卢拉为此频繁参加福音派会议；该党另一位前总统罗塞夫于2012年任命教会领袖、时任参议员马塞洛·克里韦拉为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长，以换取教会在国会的支持；罗塞夫和其他劳工党政府代表还于2014年参加了神国普世教会所罗门神殿（Templo de Salomão）的落成仪式。2014年大选中，另一位有竞争力的中左翼候选人玛丽娜·席尔瓦（Marina Silva）曾在某些道德议题上采取自由主义立场，但很快便在神召会领袖西拉斯·马拉法亚的警告下回归传统的道德观。^③

2018年大选中胜出的右翼政客博索纳罗与福音派的关系更是密切。从政以来，这位名义上的天主教徒一直秉持与福音派相同的道德价值观，与多名福音派人士建立了良好关系，并逐渐与该宗教群体结成政治联盟。2013年，

^① Joanildo Burity, *Identidade e Política no Campo Religioso: Estudos sobre Cultura, Pluralismo e o Novo Ativismo Eclesial*, Recife: Editora Universitária UFPE, 1997, p. 46.

^② Lamia Oualalou, “El Poder Evangélico en Brasil”, en *Nueva Sociedad*, No. 260, 2015, pp. 122-133.

^③ Claudia Zilla, “Die Evangelikalen und die Politik in Brasilien: Die Relevanz des Religiösen Wandels in Lateinamerika”, Berlin: SWP, 2019.

他与福音派浸信会信徒米歇尔·博索纳罗 (Michelle Bolsonaro) 结婚, 婚礼由神召会牧师西拉斯·马拉法亚主持。2016 年, 他在以色列约旦河接受神召会牧师埃韦拉尔多·佩雷拉的洗礼, 意图利用模糊的宗教身份建立广泛的选民基础。竞选期间, 神国普世教会创始人埃迪尔·马塞多通过旗下电视台 Rede Record 为其进行独家宣传; 福音派议员阵线和主要福音派教会领导人对其表示公开支持; 巴西民调机构 Datafolha 在大选第二轮投票前两天 (2018 年 10 月 26 日) 发布的民调数据显示, 69% 的福音派选民将在第二轮投票中支持博索纳罗^①, 这一群体后来成为博索纳罗成功当选的重要助力。

三 巴西福音派的未来发展及政治影响

未来一段时间内, 巴西福音派仍有进一步扩张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条件, 该宗教群体的社会及政治参与必将对巴西政治发展带来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一) 发展趋势评估

政治方面, 巴西政坛碎片化及政党社会基础薄弱的问题由来已久, 难以在短期内改变, 这将持续为宗教势力介入政治提供空间。近年, “洗车行动” (巴西司法机关于 2014 年启动的大规模反腐调查) 又牵涉大批腐败政客, 政治丑闻与经济、社会问题交织叠加, 使得民众普遍对传统政治势力失去信心, 期盼新的政治文化及政治思潮。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拉美问题专家莫妮卡·德波莱 (Monica de Bolle) 认为, 在巴西碎片化的政党体系下, 执政党一向面临着如何组建稳固执政联盟的难题, 而福音派有潜力扮演传统上属于巴西民主运动党的角色, 成为执政党的“担保人” (fiador), 确保政府治理能力稳固。^②

经济基础及社会结构方面, 据瓦加斯基金会经济学家马塞洛·内里 (Marcelo Neri) 统计, 2018 年, 随着巴西经济走出衰退泥淖, “传统中产阶级” (即 A、B 阶层)^③ 占比实现 0.8 个百分点的小幅上涨, 达到巴西总人口的

^① Datafolha, “Eleições 2018”, Outubro de 2018. <http://media.folha.uol.com.br/datafolha/2018/10/26/3416374d208f7def05d1476d05ede73e.pdf>. [2020-01-13]

^② Ciro Barros, “Frente Parlamentar Evangélica Quer Definir Agenda de Bolsonaro, Diz Monica de Bolle”, em *Agência Pública*, November 23, 2018. <https://apublica.org/2018/11>. [2020-02-14]

^③ 根据瓦加斯基金会标准, A、B 阶层指家庭月收入在 8159.37 雷亚尔以上 (约合 1897.53 美元以上) 的群体, C 阶层指家庭月收入在 1892.65 至 8159.37 雷亚尔之间 (约合 440.15 ~ 1897.53 美元) 的群体, D、E 阶层指家庭月收入在 1892.65 雷亚尔以下 (约合 440.15 美元以下) 的群体。

14.4%，并预计2019年国民收入将继续增加。但与此同时，低收入群体也在增长。2018年，该国D、E阶层占比较2017年上升0.2个百分点，达30.3%。这意味着，在“新中产阶级”（即C阶层，2018年占比为55.3%，同比下降1个百分点）中，有人成功跃升至“传统中产阶级”，有人却重新返贫。^①内里警告说，巴西收入不平等状况恐持续加剧。数据显示，自2014年第四季度至2019年第二季度，巴西基尼系数呈总体上升趋势，2019年第二季度的基尼系数达0.6291。^②巴西中低收入阶层的脆弱性及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为福音派进一步壮大提供了必要条件，在神学上赋予物质追求合理性的“成功福音”、重视情感体验且能帮助信徒解决实际困难的教会，必将使大量渴望向上流动而恐惧向下流动风险的“新中产阶级”及部分底层人口继续聚集在福音派周围。

在文化传统及社会思潮方面，不少学者指出，虽然巴西的现代性有所发展，但该国国内“关于宗教的想象仍十分引人注目”^③，巴西一直是“宗教性国家”。^④巴西公众对教会信任有加，在巴西民意和统计研究所（IBOPE）进行的社会信任指数调查中，教会的被信任度常年位居前三，远超政府、国会、政党等机构。^⑤且巴西向来有保守主义传统，2015年以来，在经济低迷、失业率高企、暴力犯罪猖獗的背景下，民众普遍渴望秩序、纪律、安全，保守程度进一步加深。巴西民意和统计研究所的数据显示，2018年该国高度保守人口占比为55%，较2010年及2016年分别增长6个和1个百分点。^⑥另据巴西《环球报》报道，自2010年起，该国平均每小时便会成立一个新的宗教组织，其中大部分是福音派教会，而经济不景气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⑦

① Bruno Villas Bôas, “Classes A e B Voltam a Crescer e Atingem 14.4% da População”, em *Valor Econômico*, Outubro 29, 2019. <https://valor.globo.com/brasil/noticia/2019/10/29>. [2020-02-10]

② Marcelo Neri, “A Escalada da Desigualdade – Qual foi o Impacto da Crise sobre a Distribuição de Renda e a Pobreza?”, em *FGV Social*, Novembro de 2019. <https://www.cps.fgv.br/cps/bd/docs>. [2020-02-10]

③ Renato Janine Ribeiro, “Religião e Política no Brasil Contemporâneo”, em Luis Carlos Fridman (Org.), *Política e Cultura: Século XXI*, Rio de Janeiro: ALERJ; Relume Dumará, 2002, pp. 99-110.

④ Emerson Giumbelli, *O Fim da Religião: Dilemas da Liberdade Religiosa no Brasil e na França*, São Paulo: Attar Editorial, 2002, p. 54.

⑤ IBOPE, “Índice de Confiança Social 2019”, 2019. <https://www.ibopeinteligencia.com/arquivos>. [2020-02-03]

⑥ IBOPE, “Índice de Conservadorismo Brasileiro”, 2018. <https://www.ibopeinteligencia.com/arquivos/%C3%8Dndice%20de%20Conservadorismo.pdf>. [2020-02-03]

⑦ Marco Grillo, “Desde 2010, Uma Nova Organização Religiosa Surge por Hora”, em *Globo*, March 26, 2017. <https://oglobo.globo.com/brasil>. [2020-02-28]

上述数据在某种程度上相互支撑、相互印证。未来，若贫困率、犯罪率等社会指标得不到实际改善，该国可能继续成为福音派发展的沃土。

年龄构成方面，在巴西 2010 年人口普查所涉及的宗教群体中，五旬节派的平均年龄最小，为 27 岁，仅次于无宗教信仰者（26 岁），并比天主教徒的平均年龄（30 岁）小 3 岁。年龄在 70 岁及以上的巴西人中有近 74% 是天主教徒，而在 10—29 岁的巴西人中天主教徒占比仅为 63.3%。反观福音派，在 10—29 岁的巴西人中福音派信徒占比超 22.5%，而在 70 岁及以上年龄层中这一比重降至 17%。^① 可见，福音派信徒整体而言更加年轻化，更具增长潜力。未来一段时间内，巴西福音派应能不断提升其影响力，在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扮演更重要角色。

（二）政治影响初探

福音派势力持续上升不可避免地会对巴西政治格局及政治文化产生了影响。在阐述具体判断前，不妨先对该宗教群体的政策主张及具体行为作一番分析。长久以来，巴西福音派的主要政治诉求可用社会学家大卫·马丁的一句话概括：大部分福音派基督教徒的野心只是组成一个有效的压力团体，以捍卫道德原则和机构利益。^②

曾有两位巴西学者基于民调机构 Datafolha 的数据对福音派选民及议员的政治、经济、社会主张进行详细分析。结果显示，在福音派与其他宗教信仰群体及无宗教信仰者之间，观念差距最大的是道德议题，更具体地说，是同性恋问题。福音派选民及议员对同性恋的反对率均超 40%，比全体选民及国会议员的平均水平分别高出 20 个和 30 个百分点左右。但在其他政治、经济议题上，各宗教群体的立场并无很大不同。换言之，在政治、经济问题上，相较于宗教因素，各方观点更多地受所属党派、经济社会阶层及受教育水平影响，福音派议员在这些议题上的表现也更倾向于政客，更多地遵循国会整体意见。^③ 据此，福音派的政治议程主要围绕传统家庭价值观展开，如呼吁设立“异性恋骄傲日”、递交相关提案以使家庭的定义仅限于“男女结合”（Projeto de Lei 6583/2013）等，而较少对经济、外交等其他政府核心议题统一发声。

此外，福音派政客的另一共同点是注重维护教会及个人利益。福音派教

^① IBGE, *Censo Demográfico 2010, Características Gerais da População, Religião e Pessoas com Deficiência*, Rio de Janeiro: IBGE, 2010, pp. 100–101.

^② David Martin, “La Poussée Évangéliste et Ses Effets Politiques”, dans Peter L. Berger (Dir.), *Le Réenchantement du Monde*, Paris: Bayard, 2001, pp. 61–78.

^③ Reginaldo Prandi e Renan William dos Santos, “Quem Tem Medo da Bancada Evangélica? Posições sobre Moralidade e Política no Eleitorado Brasileiro, no Congresso Nacional e na Frente Parlamentar Evangélica”, em *Revista de Sociologia da USP*, Vol. 29, No. 2, 2017, pp. 187–214.

会一向通过给予公职候选人正式或非正式支持，换取其采取符合教会利益的举措。例如，博索纳罗任内，在福音派施压下，小型教会已被巴西联邦税务局免除法人登记义务，教会须上报的日常金融交易额度从120万雷亚尔（约合27.49万美元）升至480万雷亚尔（约合109.95万美元）。教会领袖还致力于获取媒体特许经营权，以促进宗教信息传播，进一步提升教会影响力。个人回报方面，如保罗·弗雷斯顿所言，在巴西这一传统天主教国家，福音派神职人员并不享有神职人员通常应有的社会地位。^①更何況巴西福音派神职人员及信众大都来自中下阶层，受教育程度不高。因此，伴随政治权力而来的社会地位及经济收益是福音派政客追逐的主要目标之一。再结合上文提及的福音派对左、右翼总统候选人的支持，可以看出，虽然福音派政客的意识形态偏右翼，但实际政治生活中，其政治立场并不坚定，每每“左右逢源”，展现出实用主义姿态，以使自身利益最大化，颇有利益集团的味道。

由此看，福音派的政治参与将持续对巴西政治文化带来三重影响。其一，福音派对宗教价值观的维护不仅构成了该国近来保守主义浪潮的一部分，更可能结合其他保守派的力量及民众对社会失序的担忧，进一步助推保守主义发展。其二，宗教势力与政治势力的利益交换恐加剧腐败、裙带关系、庇护主义等巴西政坛由来已久的问题。虽然福音派善于通过批判腐败来吸引选票，但其实际行动与其宣扬的政治道德并不相符。神国普世教会主教埃迪尔·马塞多曾同时面临20余项指控，涉及挪用公款、洗钱、欺诈等。神召会牧师西拉斯·马拉法亚也于2017年被指参与洗钱。第52届国会中（2003—2007年），28名福音派议员阵线成员因涉嫌贪腐而受到调查。^②类似的例子不一而足，若相关丑闻持续发酵，恐导致信任危机，引发政坛动荡。其三，虽然福音派教会能借助其在中下层民众中搭建的社会网络，有效动员弱势群体参政，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巩固民主^③，但部分福音派教会采取的集权化管理模式及与之相符的政治动员模式使得普通信徒几无发言权，容易加剧政坛的权贵化、精英化倾向。如今，许多巴西福音派领导人既是教会领袖，又是政客或富商。

^① Paul Freston, *Evangelicals and Politics in Asia,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1.

^② Maria das Dores Campos Machado e Joaõildo Burity, “A Ascensão Política dos Pentecostais no Brasil na Avaliação de Líderes Religiosos”, em *Revista de Ciências Sociais*, Vol. 57, No. 3, 2014, pp. 601–631.

^③ Ari Pedro Oro, “A Política da Igreja Universal e Seus Reflexos nos Campos Religiosos e Políticos Brasileiros”, em *Revista Brasileira de Ciências Sociais*, Vol. 18, No. 53, 2003, pp. 53–69.

神国普世教会主教埃迪尔·马塞多曾于2013年凭借11亿美元净资产入围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曾有学者评论称，“教会如同企业，宗教如同个人致富的源泉。”^①这一特点使得福音派教会容易被机会主义者利用，并使资源更多地导向教会上层。

如今，随着“亲福音派人士”博索纳罗的上台，该宗教群体表现出更大野心，意图在维护道德原则及机构利益的基础上，更积极地渗入经济、司法、外交等领域，特别是有意将自身影响力更多地投射到国际事务领域。2018年10月，福音派议员阵线发布了一份名为“国家宣言”的纲领性文件，从行政、司法、财政、教育四个维度出发，为建设“新巴西”提出一系列改革举措，声称“要在维护基督教价值观的同时作出更大贡献”。^②这是巴西福音派首次作为一个集体，就社会、道德议题外的其他政府核心议题提供较为完整、系统的设想。暂不论其是否真正有意联合起来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至少表明其有意抓住保守主义浪潮回归的机会，占领更大的政治空间，并反映出该宗教群体极善把握政治风向、极具灵活性与适应性的特点。

2019年1月，博索纳罗政府上任，新政府在文化及外交领域转向保守。博索纳罗政府的22名部长中有5名福音派信徒。^③其中，妇女、家庭和人权部长达马雷斯·阿尔维斯是福音派牧师，此人大力推动学校“去意识形态化”和“去政党化”，根本目的是反对“性别意识形态”，根除“马克思主义文化”对学童的灌输。另外，外交部长埃内斯托·阿劳若（Ernesto Araújo）是天主教保守派，与福音派同是基督教价值观的坚定捍卫者，并将相关主张带进外交领域。双边层面上，本届政府注重拉近与右翼保守政党执政的以色列^④、波兰、匈牙利等国的关系。多边层面上，本届政府反对堕胎及迫害基督徒的态度鲜明，曾于2019年3月以“可能促进堕胎”为由，反对在联合国的一份文件中“性与生殖健康权利”的提法，并于2020年2月加入美国主

^① Antônio Flávio Pierucci, “Liberdade de Cultos na Sociedade de Serviços”, em Antônio Flávio Pierucci e Reginaldo Prandi (eds.), *A Realidade Social das Religiões no Brasil: Religião, Sociedade e Política*, São Paulo: Hucitec, 1996, pp. 275 – 285.

^② Frente Parlamentar Evangélica, “Manifesto à Nação, o Brasil para os Brasileiros”, Outubro 24, 2018.

^③ 5名福音派部长分别为：妇女、家庭和人事事务部长达马雷斯·阿尔维斯、总统府总秘书处部长奥尼克斯·洛伦佐尼、旅游部长吉尔森·马查多·内托、总统府民事办公室主任路易斯·爱德华多·拉莫斯以及联邦大律师局局长安德烈·路易斯·门多萨。

^④ 根据福音派教义，确保犹太人对耶路撒冷的管理权是基督复临的前提条件之一。因此，福音派领导人一般呈现出强烈的“亲以”色彩。

导成立的“国际宗教自由联盟”，以反抗全球范围内对基督徒的迫害。可见，博索纳罗任内，巴西福音派开始更多地参与政府外交决策，进而间接对国际事务产生影响。该宗教群体的政治参与正由国内政治参与加速向国际政治参与扩张。

然而，鉴于一些制约因素，从长期看，巴西福音派的政治影响力仍需进一步观察。首先应明确的是，巴西福音派并非一个严格的同质集体，无统一机构领导，不同教会从属于不同协会，而不同协会间不乏分歧。例如，巴西福音派联合会（AEVB）对政教关系的指导原则是温和、中立的，该组织曾发布一份名为“道德投票十诫”（Decálogo do Voto Ético）的文件，指出“任何一名基督徒均无需因某位候选人的福音派基督徒身份而感到必须为其投票”。^①但神国普世教会主教埃迪尔·马塞多主导创立的巴西牧师理事会（CNPB）却对宗教势力参政报以更积极、甚至激进的态度，与巴西福音派联合会尖锐对抗。实际政治生活中，巴西实行多党制，福音派政客分散于不同政党中，且福音派政客与信徒因经济阶层及生活环境差异，在经济自由化、放宽持枪限制等议题上意见不一。上述多元化特点对该宗教群体的政治力量整合形成一定制约。再者，虽然宗教信仰仍广泛存在于巴西社会中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大部分学者已形成共识：宗教既非巴西政党制度的基础，也非该国政治辩论的焦点。^②福音派在政坛的行动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力必受限于具体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简言之，它目前是重要变量，但暂不构成决定性因素，不会使国家长远发展方向发生根本性变化。此外，其他宗教群体、利益集团对福音派崛起的反应亦是影响福音派未来前景的要素之一。因此，巴西福音派的长期发展趋势及影响力仍需综合多方因素，持续深入观察。

四 结语

受历史及现实因素影响，宗教在巴西有着深厚的根基与不容低估的影响

^① Ari Pedro Oro, “A Política da Igreja Universal e Seus Reflexos nos Campos Religiosos e Políticos Brasileiros”, em *Revista Brasileira de Ciências Sociais*, Vol. 18, No. 53, 2003, pp. 53–69.

^② Simone R. Bohn, “Contexto Político-Eleitoral, Minorias Religiosas e Voto em Pleitos Presidenciais (2002–2006)”, em *Opinião Pública*, Vol. 13, No. 2, 2007, pp. 366–387.

力。一般而言，基于宗教而生的身份认同可在某种程度上诱发集体行动。^① 因此，从宗教着眼，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巴西部分群体的政治行为及近期发生的政治现象。基督教福音派已成为巴西宗教领域不容忽视的主角之一。巴西福音派在信徒构成上呈现草根色彩，在道德价值观上极富保守色彩，在日常活动中极具实用主义色彩。福音派在发展过程中，不仅有巴西社会及福音派本身的原因助推，更与美国宗教外交计划紧密相连，背后带有美国基督教基要主义的色彩。在政治生活中，其政治参与的深度、广度、强度逐渐提升，其宗教资本及宗教网络日益为政界所看重，而这又反过来增加了其自身的宗教资本，促使其不断扩展。^②

展望未来，短期内，巴西福音派应能凭借对其有利的政治氛围，进一步扩张政治影响力，更集中、积极地推进其保守议程，对博索纳罗政府的内政外交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中期内，该宗教群体应能发挥其调适性强的优势，持续扩大信众基础，作为政治与社会中不容小觑的重要变量、影响选举走向的重要一环及保守道德议程的坚定捍卫者，对巴西政治格局与政治文化产生更大影响。然而，需注意的是，福音派内部亦有进步派、保守派之分，其政策主张、参政积极性等不尽相同。我们一方面不应把全体福音派教会混为一谈，另一方面确需对积极参政的教会予以更多关注。长此以往，巴西不排除出现寡头教会的可能。

至于福音派参政的长期发展趋势，本文未详细论及。笔者认为，若要探究其长远趋势，除了应深入剖析福音派及巴西政治制度的特点，还应结合该国其他宗教群体、利益集团的反应与互动，并横向比较拉美及全球范围内的类似宗教现象。这可以成为日后的研究方向。

（责任编辑 黄念）

^① Simone R. Bohn, “Contexto Político – Eleitoral, Minorias Religiosas e Voto em Pleitos Presidenciais (2002 – 2006)”, em *Opinião Pública*, Vol. 13, No. 2, 2007, pp. 366 – 387.

^② 涂怡超著：《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以葛培理为中心的考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76页。